幨園文集

序四

顔光敏書義序

前輩毗陵唐襄文公少以制義知名其官成後所作天下尤奉爲準格今所流傳吏部時槀是也闕里顔脩來先生亦官吏部自公之暇著近槀若干篇以示予予惟　國家旣以制義取士即人臣所以遜德報國者於是乎在而欲定人之賢否必其於文之工拙文之工拙不易辨也常進新而習故足以囊括大典網羅衆家而後可能也茍通籍以

還悉心簿領遂以雕蟲忽之是忽　國家之制而不復以人材爲計矣觀襄文公集中荅俞教諭書君子之用心何其遠哉先生之著近藁也體大而思深豈徒賢於無實駁雜之說予有以知其必能長育人材陶鑄萬類也若其意度波瀾視襄文公直可方駕值今　右文之世方將助成德教以鼓勵天下予故推而論之以與當世賢士大夫相勗焉

韓元少制義序代

唐承六代文章之敝昌黎獨爲古文於舉世不爲

之日人以起衰之功歸之而公之文在當時自習之持正諸君子而外實未有共尊信以變其所爲者至宋歐陽文忠輩始推以爲正宗而師之耳歐陽子之時亦當宋世文章之敝公獨取古文於舉世不取之日人以起衰之功歸之然其知貢舉時若省元李實其文亦無大名於後葢始取其正而才或未足以厭天下而變其所爲故一時譁然夫習俗之於人豈不甚哉茍非時之所尚爲之難求之亦不易有其人而不相遇固無益也若夫文章之道至廣要使學足以深其義理而言足以達其性

情雖千彙萬變皆是也士衡云雖濬發乎巧心或受嗤於拙目世所驚眩以爲奇者自有識者視之大抵文所當然而已乃若其高下之故亦可得言韓子之時天下習爲對偶聲律其害也浮誇而失實歐陽子之時鉤章棘句其害也詭固而不情至於今之世則又異矣影響其義緜綴其音雷同其辭灰滅其氣羣瘖而衆聾日朘而月削不至於澌盡不止故以視唐宋之敝則高下又有閒然夫世豈無負才之士可以爲古人之所爲者哉而謂不如是不足以得功名也韓子元少獨確然其不可

拔當其爲文其心無所不入又浸淫乎百氏而發
爲要眇之音朱絃疏越一唱三歎極其致宜可以
感鬼神而致風雨然莫不適合乎聖賢之道而止
癸丑南宫之役予與大學士杜公少司寇姚公學
士熊公實司厥事既受　命皆秉心一志務得天
下特立之士不爲習俗所靡而能以其學黼黻大
業一起當世之衰者庶以副我
皇上右文之治既而得第一人發其名則韓子也
予聞韓子自領京兆薦以來世已咸知其文而獨
多以奇目之者夫韓子亦猶是文之當然而已世

之下也乃更以當然者而謂之奇則其病爲甚而韓歐之時殆不至然也今韓子旣以省元入對大廷天子賞其文親擢第一韓子之遇可謂至榮而其文章可以自信矣予旣喜韓子之能爲是文而又幸其適遇乎聖世亟求古學之日蓋有非偶然者焉故以序其集而告天下之讀韓子之文者

翁寶林稿序

四民之業其三者皆有必然之效故農不盡其力無倖獲於天工不盡其技無苟售於人唯商得以

廢居擅利然亦盡其術者能之至於士則不然其所爲學問無從而知也知之於其所爲之文而已文之塗至不一而其取富貴也又往往不皆有本之學得之夫人之情亦孰不樂其苟且而近於得者乎故不特古學之廢也於所謂時文之中則又相戒曰無自苦若某某者其文卑其取一第若操券而責焉某某之文其理其氣吾未見其善也今居華膴焉吾若是是亦足矣萬夫同聲唯下之求幸而果得則益自信其說以教其子弟即不得不以爲操業之陋而曰吾如是世猶不識焉若今之

某某者其又近之矣此其道類以學爲賈而非其
術嗟乎朝廷於四民之中懸官方以取士將以治
夫三者而操業之陋乃更出其下文章之習不盡
爲芻靈不止故昔之患在文體不正而今之患非
患不正也患其與夫向之不正者而俱盡也患其
似正而枵然其無有者也此其始皆倖得之心爲
之雖然文以應科目而曰爾無務得焉則不足以
信然則如之何曰吾亦爲其必然之效而已必然
之效者何也文有理實備其理者不爲形似而取
之題之左右逢其源文有氣眞能養其氣者取於

心而注於手若江河之流而不可遏理與氣相輔而文之道盡矣則翁子寶林之文是也夫天下烏有盡其道而不得者哉農之於其力工商之於其技術皆有必然之效而況於文以是爲正則誠正以是爲得則無不得讀翁子之文而信其道人之情又何苦不爲必然而顧倖其偶然者乎嗟乎若翁子者可以救時矣

禮部頒行房書序

往予與韓慕廬同官學士寓直閣中相與言及文章風氣

天子雅意振興儒術使文明之化光被天壤而士
且狃於科舉之習雷同勦說儌倖茍得而無奇偉
俊拔者出其間思欲少更取士之制畧近古意其
後予副貳春卿乃與長屬斟酌定其式第一場試
經義兩三篇經疑三四篇折衷於注疏章句集注
與諸儒之解又畧仿宋慶曆間歐陽文忠公之議
所謂寬其日限隨場去留之法第一場去若干人
留若干人次試二場又去若干人留若干人次試
三場慕盧又言第二場增律賦一首其判用唐人
體設爲疑獄以觀其所比之條則去留必審而士

知務實學既具稿將上之而公卿間有以蘇氏設
法取士不過如此爲言者遂不果上時時去來於
心而不能釋玆者吾師孝昌公起爲大宗伯遂復
以是質之先生曰何必爾也三試之制內聖外王
備之矣人自不肎盡心耳即以經義言之君向者
丙辰録眞之選其於文章之言趨論之詳矣使天
下士皆尋繹其說則於雷同勦說之患十可去其
七八也曾子墮馬抱痾閉門五十日方取新進士
之文而評次其高下先生遂取以須示寓内使鏤
板印行夫由丙辰以至於今天星一終士之移於

風會與能自立者其所業皆當少變矣若夫吾所論文章之旨趣雖更數十年豈得而變哉然吾又有說於此天下有一定之規矩繩墨而無一定之方圓平直也或有問予作科舉之文宜何如者予必告之以傳注爲根柢以古文爲依歸以先正爲準的請益焉則告之曰傳注者非一師之說也自漢唐宋元明以來諸儒之異同宜考訂也又非以決張乖誕爲古文也非以腐爛迂拘爲先正也學古文者當知其用筆之不類於今人學先正者當知其結撰之不類於後人如是焉而已矣然其道

非可襲而取也先正華亭唐文恪公訓子弟一歲之内必閱十三經史記兩漢三國資治通鑑文選韓柳諸家文集語錄諸書爲文必三百首蓋自春徂冬幾無一刻得暇逸如是數年學乃有成予童子時見爾時先達尚能通曉三史誦習韓柳歐曾文集又討論王唐歸胡制義立言皆有根柢今人但守兔園冊子以爲弋獲之資叩之枵然無有也每爲憤懣太息學者由吾今日之云以參說諸十二年前之說而因執是集以求其合與否庶幾乎當世有奇偉俊拔者出焉而力去夫雷同勦說之

習也則科舉之式誠可以不變而吾孝昌公所爲
嘉惠後學之意亦大矣哉

陸子載翁林一合稿序

舉業之敝至今日已極其故在求得而患失喜逸
而惡勞苟且因循趨逐時好羣然相習以成風靡
然而不知所底有賢且智者焉不以得失攖其懷
窮年矻矻弗顧世俗之謷訾而覃精研思於其中
則其學問識解及文章尺度必能深造乎古人之
域而一時文體亦因之以變如以衆人皆然我何
爲獨異其甘居於下士之至愚而舉業之敝壞又

詿起而救邪吴門陸子予載爲予兄弟總角交虞山翁子林一則山愚先生令嗣執經於予者也二子與蘇子苞九翁子寶林相友善所處至阨窮獨能沈研鑽極深求聖賢之指歸務爲通經博古明體達用之學一時或姍笑之不顧也亡何寶林爲予壬子所録丙辰第二人及第苞九以乙卯雋京兆予載林一則又同登丁巳賢書而鄉曰姍笑之者又從而歎羡欣慕之不置由此言之人患不能立志耳誠能覃精研思以從事於斯雖不以得失嬰其懷究亦未嘗不得而詭隨者亦未必盡得也

苞九子載林一行將試南宮掄大魁本其學問紓其蘊抱古人所謂騁騄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諸子不多讓矣茲以子載林一合刻其稿問世請序於予爲述之如此

宋嵩南制義序

戊午秋江南鄉試榜發裒然舉首者爲盧江宋子年甫弱冠都人士相與歎羨或又言宋子之兄先一年丁巳亦舉於鄉矣復相與歎羨不已宋子謁予於長干僧舍摳衣肅拜執弟子禮甚謹已而出其行卷屬予序其首予讀之而歎曰文章天地之

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茂隆鬱積薰爲
太和夫豈偶然哉宋子以終買英妙之年稟機雲
藻曆之質其爲文理醇詞雅法古調高玉立霞舉
含章秀發直將闢衆俊之口而奪之氣吸先正之
脈而得其神於世之骫㛹孰爛卑苶勦襲之習邈
乎不相及也然使宋子經奇自命絕倫逸羣遂足
鶩爆鄉國淩踔長老或規規揣摩徒以博一日之
遇士之所以自爲者亦輕而宋子恂恂粥粥欿然
如不勝其文章茂隆鬱積之氣隱見於眉目間可
以知其器識之遠且大矣由是而大魁天下雍雍

廟堂固分內事吾知宋子亦不以自滿假也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者當自有在君家元憲景文兄弟文章事業彪炳古今他日大小宋之名近在盧江而竊念世俗之相與口呿目瞪歎羨不已者又何如也予方編輯禮經支離覗息愧未有以相長是在宋子勉之而已

王令詒制義序

宋文憲有言古時文學之彥自童丱誦習四經三史期於默記後遍觀歷代之史以廣其知識而又參於子書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遁情此學所以精

贍宏博足爲經濟之用也自貢舉法行學者知以摘經擬題爲志四子一經之箋是鑽是窺餘則漫不加省蓋貢舉之弊其來舊矣朱子嘗欲合諸經子史時務分之以年每三年而分試之治經者必守家法荅義者必通貫經文嗚呼使朱子之法行烏有此失哉然而績學好古之儒未嘗聊爾苟可以爲貢舉之學震川先生嘗言今所學者雖曰舉業而所讀者即聖人之書所稱述者即聖人之道所推衍論綴者即聖人之緒言無非所以明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而出於吾心之理昔賢之

爲學蓋皆博而有要也是故貢舉之法即不變宋
始不可以得真才戊辰南宫試予與宛平相國諸
公同事務得精贍宏博有體有用之士雖其才分
大小不同然亦往往而遇青浦王子令詒少孤露
不以貧困廢學童穉時即好爲古文辭有聲梅邨
先生極嘉賞之吾鄉葉文敏公嘗過青浦歸爲予
言令詒之才於今溯其時越二紀矣而令詒始得
舉於京兆成進士今雖猶壯年然其得名甚早贈
蹬棘闈久而始遇噫亦可謂難哉予觀令詒爲人謙
退自持有至性其文閎深淹雅根於性理不名一

家要其大指以震川為歸震川古文為一代宗師
而尤邃於經術故其制義元元本本言軌於道一
切才人學士皆不能及令詒湛深古文固已有素
又嘗受業於平湖陸先生性命之學經其指受宜
其文之類震川也始令詒不得館選諸公卿咸為
歎惋予獨以為人文之傳不傳固不繫此向所欲
得精贍宏博有體有用之士豈以名位為重輕者
哉令詒釋褐後予留之邸舍日夕與之講貫切磋
蓋其學日進而未有已也其文予既論定三十餘
首刻之錄眞選中又遴其可存者百篇都為一集

刻以行世而又序之如此

山東行卷序

今與入五都之市百物具備其中精粗美惡無不見而暸然者燕趙楚粤相距千萬里其取舍究亦無大懸絶雖操奇贏者欲逞其智巧以逐利而有所不能蓋天下物之不齊者終不能漫無區别紛然雜進而人情不甚相遠即五尺之童適市物之精粗美惡指而示之或能知之者若其弗至於顛倒蒙霿也明矣惟以文章取士則不然作者之心思學問閱者或不能知就其一日之所見以爲高下

非若市司之物可以權衡而平準有不虞而得之
者有懷才而負屈者變易蒼素淆亂是非僥倖者
居之不爲恥而有志之士搤腕太息無可辨訴此
其故在司衡不得其人宋人所謂謬種流傳者也
苟有深心斯道者於此如歐陽永叔呂伯恭朱晦
翁王伯厚虞伯生丘仲深李賓之王濟之張太岳
黃葵陽諸公舉子文章之工拙猶凡物之精粗美
惡確乎有品第一見瞭然非難知者而如其眯目
任情率意以從事珍蕭艾於篋笥謂蘭蕙之不香
其不爲五尺之童所笑者幾希翁編脩寶林偕高

戸部紫虹校文山東所得人甚盛賓林遴定行卷
百餘篇寓書示予喜其識鑒之精而冀望他時之
主文者於此取則也爲刻而序之

戊辰會墨録眞序

戊辰春試士南宮宮傅宛平公司馬成公副憲鄭
公與予同奉總裁之　命時　朝廷用臺臣之言
得稍緩榜期從容校閲鎖闈者垂三十日始得竣
事及榜發都下良翕然稱爲得士蓋宮傅公與成
鄭二公之藻鑑不爽而濟以同事諸賢之殫其心
力宜予之得藉手以迄成也顧予自惟才識淺劣

謬荷

主上殊遇代匱諸司所不至隕越是懼惟是精白一心虔共奉職庶幾得仰副我

皇上所以委任之至意入闈之日宮傅公與二公抗聲言曰往者壬子京闈之役公實爲主司風氣自此丕變今兹南宮之試天下才雋聚也公其勉之予拱手對曰憶壬子到今十有六年學殖本薄年衰益荒幸隨元老鉅公後秉承指導敢不黽勉從事遂告誓神明設立規條與同事者約諸士三年攻苦劌腎鉥肝就此盈尺之紙菀枯得失決於

俄頃卷一到時即宜袖手閣筆冥心靜對恍與作
者之神情相遇然後隨其工拙而上下之若是則
雖限於　功令美不悉收而在吾與彼之心亦可
以無憾矣若掀紙未竟妄先甲乙逞臆恃才塗抹
恣手此不特坐失作者之苦心而上負　功令明
誅鬼責何可逭也其程約以讀書窮理養氣為文
章之根柢故其粹然成一家言者尚矣鏤金錯采
之觀而中無生氣未敢錄也其雷同勦說若屏矣
輝山媚川之姿而中有累句不輕棄也觀其敷辭
必求切理觀其才勝必求入格理非株守訓詁之

謂也必其能旁通曲暢於聖賢之旨其理足者辭之高下無不如意矣格亦非拘牽繩墨之謂也必其能神明變化於矩矱之中其格定者才之正變入焉而化矣以故一字之得失參詳或至數時一卷之去取商量或至累日茍得佳文洞心駴目踊躍賞歎其稍有疵纇者咨嗟沈吟反覆絜量至於二三塲並所加意證明家法則一經不爲少條畫時務則連牘不爲多振幽滯於獨絃窈渺之中標奇雋於風塵物色之外黎明據案夜分方退積日勞憊嘔逆大作兩目發腫愛我者勸以少休雖心

感其言意不能自止也所幸諸公於予持論多所相同予輩雖自信其心之無負而尤恐識力有限無悞收而或不免於悞落者則此心怦怦至今猶未能釋然也榜定即於闈中刻元魁十卷其餘今復訂定之以公海內豈敢謂文章風氣畢歸是科亦以志宮傅公與予輩之盡心於是云爾

葉元禮制義序

士之以文章雋南宮也每科凡累百人其間或以年或以才名家世並足顯於時而兼之者什不一二焉弱齡擢第而聲實未厭人望一也窮年積日

留奮畊穫於其中僅工揣摩之文叩以古學而芭變二也拔起單寒家風漫無足紀有松柏生埋之歎三也此三者有一於此雖或幸而得遇吾知其中之嗛嗛而不能釋也乃栁玭以少年高第才名太盛門望清華謂之不幸以人生之所難兼而反似不願其有者何歟今葉子元禮之舉進士也則兼有三者之美矣汾湖葉氏與吾邑及松江之上海同祖石林今登朝者冠冕相望其祖自黄門公以來聞人代出聲華燀赫諸父群從皆有才名乙卯之秋元禮偕族弟淵發同舉京兆而從父大理

公有子復舉浙闈可謂極一時之盛顧元禮年方
少而東南文士夙稱之姓名一似老蒼其家雖門
第舄奕先世清白吏不名一錢蕭然四壁即以單
寒之士處此亦不能堪元禮當之晏如是寧復有
挪氏之慮元禮年未及壯而博習書史掉鞅詞場
久爲名輩所屬目其文原本經術根據理要不屑
爲一切干祿之文而自足以致當世之譽然後知
葉子之以少年雋南宮也其才名足以自致其家
聲足以無忝誦其文而知之矣憶前輩張素存侍
講丙午校士兩浙已得元禮之叔星期而終以失

元禮爲憾予壬子歲與北闈嘗得元禮文與同年蔡脩撰深賞之雖未果錄然心知其爲名士必售夫文章遇合有時得失未嘗不可自決也以元禮之年少多才與其家世即使不遽售將遂不有可自決者乎因其屬子論次其文而并志之以見予之知元禮不自今日始

憺園文集卷第二十二

愭園文集卷第二十三

序五

送姚僉憲撫蜀序

蜀素以繁富稱天下然其地踞溪山之險竊據時有數被兵革地荒民流亦非一世若其受禍之慘未有如明季者賊獻性嗜殺以擢筋咀肝爲笑樂重以歲比不登虎𧴀其類風挾火飛灼人踣道鋒刃之餘靡有子遺樹穿于屋草長于庥仕宦者以爲非復人境　國家恩澤覆露三四十年間稍稍保聚然猶人稀土曠空城故壘相望比叛者又從

而戕之雖王旅致討蕩平而向之稍稍保聚者復流移失業矣是何異老稺之人嬰衰羸之疾其起之不誠難哉

天子重憫斯土思所以撫循之會巡撫當代乃冊僉憲姚公以往姚公起家成都推官改安化令入爲給事忠謨讜論

天子雅知公而簡畀之況公有惠愛於蜀人所以規畫措置以報稱

上心而大展其素所設施者講之宜孰矣予於公之行顧有所亟望於公者竊效古人贈言之義欲

爲公一陳之子嘗備員史局見前代採木之役爲
累於蜀人甚劇木之所產大都在窮崖迈谷侜莽
密箐毒蛸瘴霧不見日月人持糗糧巖棲露宿輕
則致疾重則蠲命深入生番之境又往往逢攻剽
劫奪其不死者幸耳其採之之艱旣如此其運之
之勞與費又不貲而木或尺寸不中程度輒棄前
勞而無償費見於前人之書甚著而歸太僕有光
所爲都御史李憲卿行狀及吾族祖嘉定知州學
周所條陳採木六難者言之爲尤切以今日之蜀
度之其難尤百倍於昔也公是行也其必請罷此

役令所司考明洪武永樂殿工事例原未採取蜀材亟宜別爲計議使民不蹈於向者之患而後所以拊循而安全之者可以次第措置甦蜀人之困事無有急於此者矣夫蜀固衰羸之疾也凡百治具如參苓諸上藥可以滋榮衞培元氣者其方不一若採木之役如烏喙之殺人不必羸病者而知其不能生矣於公之行而述所聞於昔者以爲告此宜公之所孰籌然復舉以爲言者以其事之不待身履其地而知之也公其留意焉

送睢州湯先生巡撫江南序

先儒之言體用一源者其義亦明且著矣而世之論人者往往曰某公某公者體勝於用人也某公某公者用勝於體人也天下豈有離體用爲二者哉有體則必有用無體固無所爲用也昔明道先生之斥異端也曰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考亭先生之上封事也曰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自然可以應天下之務由二先生之言繹之蓋致其知矣反躬以踐其實踐其實矣舉而措之事業由是以致乎其極內聖外王之學豈有他哉惜也

二先生之道不行於當時其立朝之日淺無以致斯世於三五之隆然其任職居官立綱陳紀悅安強教世之以能吏稱者弗逮也明道先生初調鄠主簿令晉安皆以片言折獄僉書鎮寧軍判官排衆議合曹村埽決口知扶溝得濵河惡少貫之使察爲姦者境無焚剽之患所至立爲科條旌別善惡恤孤煢釐姦僞民愛之如父母考亭先生之知南康軍興利除弊講求荒政爲學規引進士人講說其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也浙東方大饑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未至境而商船輻輳

矣政有不便於民者釐革殆盡必爲經久知漳州
奏除屬縣無名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士
俗崇信釋氏悉爲禁止所至以興學校明教化爲
本事二先生之所試者如此使其所試者大而所
爲措之事業者其止此乎有以哉宋史作道學傳
而數公者之政績一一書之也彼離體用而爲二
者不亦誣乎大中丞睢州湯先生固當世之爲程
朱之學而體用一源者也先生弱冠登科受知
世祖章皇帝官禁近已而持憲外臺所至歷有政
績能肅然整齊其綱紀於民有豈以強教弟以悅

安之實春秋方壯一與上官忤遂引疾乞休家居
二十餘年益涵養於存誠居敬之旨泊如有以自
守沖然有以自得也會
天子詔徵宏博之士大臣以名聞召試稱　旨於
是復入史館擢爲講官尋總裁史局
天子知其經術湛深令每日直講　内殿俄自庶
子轉内閣學士先生所爲密勿啓沃者非程朱之
言不以稱也會　廷推可巡撫江南者
天子歷簡在廷其難久之而先生遂膺　冊命親
承

上命者至再乃出江南士大夫之官京師者相與歌舞以爲先生所反躬實踐以措之天下之民者於是乃得竟其所設施而吾江南適蒙其福也某於先生夙爲同官今則部民也其可以嘿而已乎先生旣　陛辭將行爲援程朱二先生所爲任職居官者以徵體用一源之義而又爲先生志喜曰程朱所際之時所遭之勢有不可與先生同日而語者矣程朱之蒙召見侍講筵爲日無幾方用薦者入而旋以間者出出又爲小官而先生受主上特達眷顧五六年間累遷至八座節鉞何其

榮遇之過古人遠也吾知先生之所建立亦必有遠過古人者吾於同官之情則宜相與慶幸先生之榮遇而於部民之誼則於先生所建立者厚有望焉

送楊少司馬序

國之元老耆功立名年及耆艾以養親予告寵命優渥比其行也士大夫傾城而送之此前代史冊所不多見而朝野所謂至榮者然而其中猶有不得已之情雖羨慕嗟歎於其行者有所不知而同官相知之深者或言之而不能盡則千萬世而

下又孰知當時君臣相遇之難而其得之可幸也
國家定制仕宦無兄弟及兄弟俱在仕籍者例得
歸養今少司馬楊公前以才望簡撫黔中時太夫
人年已七十餘公思念不置凡再疏請歸
天子以巖疆新復非公無與彈壓者嚴命留之遂
不敢固請繼　名佐邦政置傳來京公協理維勤
軍政脩敕中外遐建措置合宜輒欲以間申其情
事而
皇上方鋭意太平三事大夫罔不凛凛奉職圖稱
上旨則又依違者久之常望南天白雲屏處獨歔

賓客僚從皆爲感歎旣而曰吾不可以濡遲矣乃
上疏言臣以無任蒙
皇上畀數拔擢洊至卿貳雖糜踵頂無以仰報萬
一顧臣母年八十有四病卧牀第臣兩弟一爲縣
某處一在家錮疾淹廢而臣犬馬之年亦六十矣
自出撫貴陽不見臣母面一十六年起居遠隔飲
食湯液之奉無由躬親是臣母雖有子而無子也
臣日夜悲念精爽飛越雖欲竭誠以報
皇上其道無由特乞俯憐烏鳥至情許臣歸養終
母天年臣不勝惓切疏甫入而賜歸之命下矣蓋

皇上雖不忍遽釋公以歸而不得不奪於以孝治
天下之意故俯從公志曾不崇朝而諸大僚皆莫
得邀此異數則公之得遇
皇上於此時可不謂至難至幸者哉此予所謂不
得已之情他人所不能知而予知之獨深者則於
公之是行也其得已於言乎公返子舍自今以往
母子相依百年之久之日則皆君恩之所沾濡而
寵被者也聞其事者忠臣孝子之情可油然生已

送大司寇魏先生致政還蔚州序

蔚州魏先生之得請而歸也崑山徐某往送之先

生曰獨無一言贈我乎余曰有懷之久矣昔夫子
蓋嘗歎未見剛者而以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爲
君子之強豈非以意氣偏黨之私與伉直求名之
病於剛德猶有歉焉者哉自古處臺諫之職者伏
蒲攀檻代有其人前明時尤以矯厲風節相矜往
往爲一人一事而詰責罷免詔獄廷杖死徙相屬
言者卒不已此其爲清流正人固無可疑議而激
於意氣涉於近名者或亦有所不能免也此夫子
所以不輕許於申棖子路者也而况三代以後之
人材不得聖人爲之依歸以涵養其德性而克治

其才質雖以漢之汲長孺唐之魏鄭公論者猶不能以無遺憾又況於其他邪若夫學粹而識精體全而用鉅上而君父下而斯民不能不致其惓惓者是道德之士無所爲而爲之者也間嘗指數三四十年間清流正人爲當世所稱道者不乏其爲無所爲而爲之者先生一人而已矣昔者先生以光禄家居揵關讀書十餘年所講求者存誠主敬躬行實踐之學若無心於當世而以執政推轂乃起其或出或處一於義而無適莫與人交謙恭平易恒自以爲弗若人其於意氣偏黨之私澄汰淨

盡亦已久矣若其立朝之槪如喬嶽之作鎭如砥
柱之障瀾所言皆　國家大計他人之所不敢言
憸夫穢吏望風惕息雖千百世之遥聞其風者亦
將頑廉懦立根不與之同時固無俟乎予之稱述
矣顧讀著夫學問之所自得使後之論者知夫先
生之爲有德之言仁者之勇有合於夫子不流不
倚之旨爲天德之剛而非徒以矯厲風節見也
天子名先生之堂曰寒松至親灑　宸翰以賜知
臣哉夫寒松之貫四時而蒼然獨立於雲漢之表
不以霜雪雨露而改易菀枯者豈有所爲而然哉

先生曰不敢當雖然是吾心也乃書之以爲序

送王阮亭奉使南海序

今

天子神聖英武芟薙僣亂方夏寧輯爰以季秋之吉　車駕發京師省方時邁詢民疾苦始自齊魯南涉江淮所過泰山闕里及鍾山明太祖陵

天子親臨盥薦又稽之古制分遣卿貳告祭天下名山大川少詹事阮亭王先生奉　命往祭南海行有日矣友人具官某送之作而言曰古者望於山川第一時望祭之未嘗分詣其地唐開元中始

令左丞相裴耀卿等分祭五嶽四瀆其後輒遣專
官肅將祀事然或雜以祈禳非古帝王懷柔百神
之意我
皇上愛養黎庶敬恭明神寰中之大莫如海而祝
融之神眞綏南服頻年戈船橫海之師著有顯績
窮島絕壑咸入版圖其有功於　國家最鉅況廣
之爲州越在五嶺外瘴癘之區道里遼遠德教難
究比盪定後百姓雖復舊業貪墨之吏朘削如故
天子赫然震怒更易節鉞大臣以慰安鎮撫之其
地尤爲　廟堂所注意先生學問該洽器局弘偉

茲行也不特奉宣明德昭報神功而已其山川形勝風俗戶口吏治之臧否民情之樂苦一一歸報
天子以助施政教雖以
儼如　親涖其地而燭照萬里之外此先生奉使意也若往時祝釐之役陳禎符而稱美瑞知先生不屑爲也粤故多佳山水羅浮西樵諸勝皆在焉先生每遊屐所到長篇短詠山川生色嶺南又多佳士暇日且攜之登臨唱和還轅之日解裝而出其橐中所得者爛然成編當更爲先生一序之

送張敦復學士請假還桐城序

往予爲敦復張公作四軒圖記大意以公處　講
幄論思之地當今
聖人學有緝熙所資於啓沃者非尠且深宮之中
神幾默運以制勝萬里之外公日侍内庭仰見憂
勤庶務與民同患之意臣子未可以私情上請故
予以爲龍眠四時之景物雖佳公望之如蓬萊方
壺殆未得徜徉恣肆於其間也所謂四軒圖者直
以卧遊云爾重光作噩之歲滇黔底平海内無事
保定孔固頌聲作焉其明年春公乃請急歸里營
其親之宅兆

天子既俞之又手詔賜以白金文綺殷勤慰諭許得卜宅兆訖事而後還　朝於是公治裝南行過子道别子曰公今得遂其歸矣計公到日已及春深由是而徂夏入秋涉冬以其卜兆之餘而少憩於其間以休其上下瞻相之力則夫四軒者可以遍歴之以遂其夙昔之懷思矣雖然庸遂得徜徉恣肆以極其樂也邪公朝夕侍奉　講幄者數稔於兹一旦言還乃心未嘗不在

天子左右也

天子之所以眷注於公者渥恩温語欲其愼成篤

終之禮而式遄其行也則夫四軒之景物又豈能久戀乎予所以復理前說以贈公之行也

送孫古喤之官南靖序

嘉善孫古喤以辛丑中禮部試入對 太和殿公卿大臣讀卷者咨嗟歎賞謂當以第一人及第俄置二甲第一例應除府推官需次未即授久之廢推官改爲縣令又久之乃得福建之南靖於其行也 京朝士大夫爲詩歌以送之既以寫其離思且惜其才之當在清要而屈於小縣而古喤驅馬出國門將走六千里以適濱海炎瘴之地意無不

自得者方古喤爲舉子即以今古文辭負東南盛
名長身脩髯清姿四映四方人士望之若神仙其
既釋褐也待命　闕下及在里門凡十有二年同
時之進士高第者駸駸乎至列卿矣而古喤方授
一縣此其間若有天焉然吾考唐宋以前因人予
官不以官限人於時進士必授外職試以民事其
知制誥脩國史多擢久歷內外者故得盡其用自
有明始選吉士入翰林而劉忠宣時雍嘗請於朝
廷願爲親民之官蓋有經世之志者以爲優游詞
館未足有所設施故欲得親民之吏以自效假令

古喤生於唐宋時即不如今之需次淹久其必由州縣以歷臺閣無疑也古喤於世務無所不通自釋褐以來揣摩吏事又甚久南靖爲漳州屬邑八閩重兵駐漳者爲多其民素苦徭役而芻茭糗糧之儲備於縣令是問他人跼蹷不能自振者古喤必辦此有餘他日政成報最蒙不次之擢以廻翔於禁近清切之職皆於南靖爲始基焉天之所以成就古喤與古喤之表暴設施者於是乎在宜其不以屈於小縣爲抑鬱也予與古喤交久且善也述而誌之以爲序

送施少參尚白還宣城序

仕止久速君子之所不能必也而一聽於時之自然故無往而不自得者然而孔子之將去魯及還原息㖧也作丘陵之歌則曰維以永歎涕霣潺湲作槃操則曰惨予心悲還原息㖧徘徊去留之間若戚然不能釋者豈聖人有所不安於時哉此皆性情之至而發乎其所不容已也人生所常涉歴之處及常相見之人驟與之別未有不黯然神傷者況官於其地與父老子弟相親恤至於數年之久者哉江西參議宣城施先生分守湖西七年值

朝廷裁省天下監司官當去趣裝將行湖西士民攀車涕泣者幾萬人既至章江重繭追送先生亦重念湖西人若愴焉不能釋者子聞湖西人言先生事最悉先生駐節臨江府城久壞距蕭江數武屢築輒潰先生禱於城隍之神越明日城成新淦峽江多虎患太守高培請先生爲文禱於山川神祇居三日有虎自墜深谷村人殺之以告自是絶無虎害歲旱禱雨先生徒跣走南郭門外伏雩壇下呼天痛哭俄有一人發狂叫號言某日雨及期雨果大至先生所轄諸郡並有講堂書院一日

親臨講學有新淦人兄弟鬩牆者聞先生言相持大慟詣階下服罪廬陵諸生有同父兄弟爭產者亦感悟友愛如新淦人先生以至誠通神明感人心者類如此以故湖西之人聞先生行悲慕之不已而先生視其部人若手足肢體疾痛疴癢之無不關也故不以名位沈滯爲憂而以已之旣去湖西之人將無復噢咻之者宜其愴然有所不能釋已予又聞先生之署剖竹爲亭曰就亭爲屋傍木芙蓉曰芙蓉屋爲樓曰愚樓平昔所游處也青原鷺洲書院先生講學之地也固嘗與賓朋佐吏國

人子弟笑語談論於此凡皆其所不能一日忘者也先生還宣城當需次除官且數年徜徉於敬亭黄山之間以順時而動明先王之道以興起其鄉人徐而擴乎天下仕止久速固無往而不自得者予見先生重念湖西人特爲之推明以見天下戀爵祿者本不足論即決然以去有膜視吾民之意者亦非聖人之徒也於其行述此送之

賀張南溟擢左副都御史序

歲甲子某月左副都御史缺

上特擢右通政丹徒張公任之　命下舉朝胥慶

而吾江南人尤喜正直之得庸風紀之克振以是爲鄉士光爰相率徵文以爲公賀予辭讓不獲則書以進之曰惟黃門省之與御史臺實相表裏者也省主封駮臺主糾察朝廷政令之得失人才用舍之當否廷臣議之兩省皆與也公昔在諫垣竭誠盡職凡國家大政事知之必言言之必盡每面奏封事邇入螭坳天子數改容待之所言輒蒙報可　特簡內升再遷京兆陟處霜臺上之所以簡畀者蓋默鑒已久也先儒有言都察

院之職在於正己以正百僚必其存諸中者上可
以對君父下可以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僚則而
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之振飭於是乎在公魁
貌長髯音吐弘暢自其爲閣舍時出入經殿門廻
翔容與行止不失尺寸人已指而異之迨居比部
剖決無留牘黠胥老吏莫得容其私升堂受質選
言而發神采奕奕雖諸老亦不敢以僚屬相待也
今公且躋崇班峻秩駸駸乎秉鈞衡而管樞軸也
此所以重有慶於
聖天子之知人善任也獨是區夏乂安之時與向

者邊陲未靖之日又有不同者嚮者三方草竊烽
檄四馳事無大於用兵籌餉而公所建白動適機
要多見施行則公之所已言者其爲利固已溥矣
今小醜既靖武功告成
天子方弘制禮作樂之事鑒觀四方求民之瘼於
是時而當是任所以振綱維肅紀度者必使朝宁
無不究宣之德意遐幽無壅閼之隱情明目達聰
獻可替否以贊久道化成之治然後足以報稱
天子之所以簡畀也公嚴氣正性從學問發爲材
猷至今公退之餘日手一編不輟又與其賢從宗

伯公悉心考論以精之宜其所蓄積者之愈以深厚而所發揮者之必有元本也吾知天子且遂大用公而公之道將大行而其澤且被於天下後世稱之者不質言其姓氏而系之於所産之地斯其爲吾鄉士之光者又何如也

送中書舍人汪君序

人之最願者康強無疾形充體悅神葆而精固而其最不願者尪羸疾苦嬰於其身故無疾之人忽語以疾則怫然怒而茍其有疾亦必憂愁抑鬱若桎梏之貫體惟恐不脫去也獨今之士大夫不然

仕宦不適意其私情有所避與就無故輒自移曰疾而都大官享厚祿者雖其有疾黃馘而僂行跛曳而踰閾甚且喘呻牀笫之間而終不肎輕以疾告嗚呼疾之在人顯而易見非如學問心術之不可知也而其有與無難定如此吾嘗靜而觀之彼有疾者詭爲無疾其害於心大矣若無疾者自詭爲疾不過以仕宦之不適意使其一旦居高位則雖有疾而貪戀瞻顧當必有甚焉者其害於心抑豈細乎老子曰兵莫憯於志莫邪爲下人知有形之疾而不知無形之疾有形之疾時其起居節其

食飲已爾無形之疾中於人心而發爲世道之禍固非俞跗之能療而藥石鍼灸之可施也斯其痼疾已乎中書舍人季甪汪君居京師三載勤於其官會當遷忽移疾去蓋君有親在堂年高矣欲見其子甚君用是憂思成疾急請於　朝棄其官而歸吁觀君之疾其諸異乎今士大夫之疾矣人少則慕父母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熱中之疾得失交攻於前愈進而愈無厭故已之爲難慕父母而疾則得見父母而疾已君今歸服其命服拜二親於堂下擊肥烹鮮手捧一巵爲壽一家之内

優游恬愉和氣充塞我知其霍然而起無疑也人或有以疾勞君者則應之曰昔者疾今日愈其亦可乎嗚呼必人人如君之疾者而後可以事親可以事君也歟

送熊遜脩侍讀歸養序

吾師孝昌先生往居政府忤俗罷歸奉大夫人僑居金陵者十三年菽水侍養至樂也介弟遜脩告歸定省亦有年

上垂問者再四遜脩乃出補官去年典試浙闈

特召至別院慰遣之　恩數有加其還也於諸典

試中最爲稱旨
上嚮意欲大用之也比者
上既以大宗伯起先生於家不踰時而遜脩以養
母陳情疏留中三日
上語執政曰熊某品行端方學問醇正廉介自守
不事交遊翰林中最難得朕不忍令去但母子至
情難拒其請遂下　温詔許之一時知與不知皆
服遜脩之去之果而予以爲此去也固非讀書明
義理之君子所難而獨奈何其果者之少也且彼
亦未知夫君子之所以欲仕也孝經言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爲孝之終疏引孔子對哀公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此則揚名榮親也世之自以爲顯揚者吾惑焉諺曰仕宦不止車生耳夫彼特以尊官厚祿爲名耳而豈知君子之出處必以其道乎苟非其道則名亦非名矣經又言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鄭氏以爲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四十強仕是事君爲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爲終也古之君子仕宦不出於其百里之國故禮有懸車釋政老而傳子而無去官以養其父母之文蓋北山之詩以行役而不遑

將母是其暫耳猶且作歌以來諗今天下一家海
内之士或從官於京師或分職任官於四方而有親
老不能就養無他子在側者許其告歸著在令甲
上方以孝治天下凡以是告無不得請者豈以讀
書明義理之君子而猶戀此一官濡滯不決邪夫
精白乃心以報國家酬知遇者必不出於希榮干
進之徒也明矣遜脩旣以學行爲
天子器重其歸也必益砥礪以答　恩眷蓋古所謂
資父事君如是而已吾師爲　國宗臣苟
上厚恩義不可以不起遜脩則義可以去或出或

處各以其道其遺親令名豈有窮哉於其行也書以贈之

賀漢陽吳公入内閣序

今上御極二十有一年漢陽吳公以大宗伯受上簡陟台輔朝野相慶以爲得人而公先世故新安籍也於是江南士大夫官於朝者謀合辭賀公屬言於某某以後進辱交公久不敢以不文辭乃爲之序曰古稱相業者有賢相有才相賢相者才與德兼而不見其才者也國家設官内自九卿百執事外至郡縣牧守長令皆有分職則皆可以

才見宰相不必見才職在順陰陽宣聖德廣教化
總持大體而已間考史冊漢唐以來宰相以才見
者收攬威斷綜核名實一時未嘗無赫赫可紀之
功而或陰賊元氣或冒震主之嫌跡其始終功名
之際不無遺憾若夫所謂賢相其踐歷久其諳練
深歷之於中外試之禮樂兵刑以成其名樹其望
而及其致位尊顯則又能斂其剸繁劇之才以
老成持重當天下之大任聲色不動而恢乎其有
餘地焉古大臣類如是故方其未用天下即以公
輔期之一旦枋用則皆以爲宜吳公當

世祖皇帝時由翰林出爲監司所至有惠愛久之以卿貳內召
今上初歷官刑部侍郎請讞精明以艱歸服除遽詔起兵部督捕侍郎督捕專理八旗號繁劇公治之有聲尋遷禮部尚書明習典禮熟本朝故事上甚重之及大拜輿論翕然蓋公自通籍迄今歇歷中外三十餘年其公輔之望信於天下則已久矣公操履清嚴斷斷辨義利自奉蕭然若寒素然坦易不喜立皦皦之名即之溫恭和藹其尤難者性愽厚遇事力持大體深得古大臣風昔曹參丙

吉漢賢相也其功業可紀者必多然史遷稱參惟
曰清靜寧壹班掾傳吉亦僅載其不案掾史問牛
喘數事以爲知大體二子者豈舍大而取小節哉
大臣之體當如是耳方今六寓一家天下號太平
無事然而水旱未盡調小民怨咨未盡釋咎在守
令競爲苛細務朘剥不能體
天子休養元元至意故民受其病然則率之以惇
大劑之以寬仁所以順陰陽宣聖德廣教化於公
能無望哉嘗讀唐宋宰相表六七百年間列名簡
册以數百計而姓氏章章至今學士大夫稱道慕

說者僅數十人焉公異日功名藏之太常行事書之史冊令學士大夫稱道慕說列之數十人中曰本朝賢相吳公其一也是則　國家之慶而區區桑梓之私固不足爲公道也矣請以予言質之公遂以爲賀

憺園文集卷第二十三